



朋友和敌人

陈 璵 著

陈 璵 著

朋 友 和 敌 人

(独幕剧)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朋 友 和 敌 人

陈 瑛 著
中國戲劇家协会編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 京 东 四 条 胡 同 四 号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字數：23 千

開本 31''×13'' 1/32 印張 1 $\frac{2}{16}$ 總頁 2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3300

定價(7) 0.15 元

內 容 說 明

东北某國營工廠医务所的医生刘济民，他和廠內見習技術員朱玉年是小時候的朋友。他重視私人友誼，深信朱玉年是一个力求進步的知心朋友。而朱玉年原是潛伏在廠內的美蔣特务，伪装進步；利用刘济民的麻痹，做为特务活動的掩蔽。刘济民的愛人田力敏是团小組長，对敌人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她协助公安部門監視朱玉年的行動。特务終於在人民的力量下，現了原形。剧本批判了溫情主义、喪失警惕性的革命幹部；指出我們必須擦亮眼睛，善於辨識朋友和敌人，對於頑固的敌人，应予狠狠的打擊。

人 物

刘济民——医务所医生，三十歲。

田力敏——刘济民的爱人，医务所護士，二十四歲。

朱玉年——廠內見習技術員，二十八歲。

老 刁——廠內雜工，三十六歲。

公安人員——甲、乙、丙、丁。

地 點 东北某工業城市，一个國營工廠的医务所裏。

時 間 一九五四年十月的一天晚上。

在廠內一个偏僻的角落裏，有一所不大的樓，小樓的構造有些特別，底下大，上面小，离远看去像似一頂沒翅的烏紗帽。底下大，也只不过才四个房間，这就是医务所办公和治病的地方。樓上又比樓下小了一半，只有兩間房子。

廠內領導为了照顧夜班工友治療上的方便，便把樓上兩個房間撥給刘济民夫妻居住。兩口子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護士，治起病來分外方便。

兩間屋子緊連着，裏間是他們的臥室；外間本來是他們吃飯、休息、讀書的地方，後來因为朱玉年沒地方住，就添了一張床，兼做了他的臥室。現在观众所能看見的，就是这个房間。

房間裏有兩個門，从右門進去，就是刘济民夫妻的臥室；出左面的門，就是樓梯。樓梯是木板做的，上下樓都会發出蹬蹬的响声；有人上來，坐在屋子裏頭先就能知道，比按个門鈴都有效。屋子正面是扇玻璃窗，透过窗子可以看見稍远处工廠的煙囪和廠房，因为是在夜裏，所以看不太清，僅能看出这些建築物的輪廓和廠房裏透出的

灯光。窗左挂着一个镜框，裏面鑲着刘济民大学毕业時穿着舊式的学士服，拿着文憑照的像片。照片旁，挂着一幅世界地圖。窗右擺着一張單人床。床头上挂着一支双筒獵槍，这本是刘济民心愛之物；朱玉年來後，說自己也喜欢打獵，便要過來，挂在床头上。靠右面牆擺着一張寫字台；上面有座灯、朱玉年的照片和一盆花。寫字台旁，是一个三隔的小書架，裏面擺滿了書和雜誌。

幕啓：室內靜悄悄的，远处隱約傳來廠房裏机器的轉動声。田力敏一个人蹲在寫字台前，拿着一大串鑰匙，試開開門上的鎖。她用鑰匙逐個試驗着，都試過了，鉄鎖还牢牢地不動。

田力敏（苦惱地）白費勁了，还是不行！（想了想，急去床前，在枕头和褥子底下找，仍無所發現，坐在床上，沉思。稍停）对，还是找他們去想办法。（急从桌上拿起一張紙，按在鉄鎖上，用筆往上劃圖形。）

片刻，外面樓梯响，她急站起來，迅速地將手中东西揣起來，听。

刘济民（內声）王大夫，你回去吧，夜班有我和力敏照顧呢。

女 人（內声）那你下來把門掛上吧。

刘济民（內声）不用，怕什麼呢，你走吧。

男 人（內声）哎，刘大夫，給你酒吧。

刘济民（內声）啊，老馬，買回來了，謝謝你。

下樓声。

田力敏听清是刘济民時，精神鬆弛下來，一眼看見茶几上的罐頭盒子，一樂，急去拿起來，藏到書架底下。順手拿起一張報紙，跑到沙發前，坐下，用報紙蓋住臉，裝睡。

樓梯又响，刘济民上。他穿着白医服，提着四瓶啤酒。在整天繁忙的工作完了後，他虽然很累，但因为精神上很愉快，所以还看不出疲倦。

刘济民（見田力敏睡了）怎麼？睡了？（走近，細看看）睡吧，忙了一天，够累的了。（把啤酒輕輕放在茶几旁。要往裏屋走，忽然看見床上弄的很亂，一皺眉，走過去）怎麼又把玉年床給弄得亂七八糟的？（邊去整理床，邊嘟囔着）也不是沒說過，他的東西不喜歡別人動彈，怎麼沒記性！（整理完，又看了看，進裏屋。）

田力敏把報紙揭個縫，見刘济民走了，急掀開紙，拿起酒瓶子看。

田力敏（奇怪地）啤酒？從來不喝酒的人也買起酒來了？

（想了想，急將酒藏到床底下，又回到沙發上，仍用報紙蓋臉裝睡。）稍停。刘济民由裏屋上，他已經把醫療服脫去了。

刘济民（皺着眉，向四外看）哪去了呢？（忽然明白了，指着田力敏）對，一定是你幹的。（走過去，一把掀開報紙，露出田力敏的臉來）哎，別裝睡了，我的魚肉罐頭呢？（見田力敏嘴動）吃什麼呢？這麼香？（用手捏田力敏的嘴。）

田力敏（翻了一下身，不太清楚地說夢話）哼——上點二百二吧。

刘济民（嘆喟一下，樂了）好哇！睡夢還工作！（相信田力敏真睡了）好，先睡吧，醒了，再向你要。（拿起報紙，要照樣給田力敏蓋上。）

田力敏眼皮動了動，被刘济民發現，停止蓋報，伏身細看。田力敏眼皮不住地動，臉上逐漸露出強忍住的笑容；最後她實在忍不住了，嘆喟一下，噴刘济民一臉唾沫。刘济民一閉眼睛，田力敏站起來要跑，被刘济民一把拉住。

刘济民 往哪跑？噴我一臉唾沫星子，給我擦下去！

田力敏 還擦呢，我的好夢都讓你給打斷了。

刘济民 那你要不拿我鳳尾魚……

田力敏 什麼鳳尾魚？

刘济民 罐頭，吃的。

田力敏 吃的？我問你哪來的？

刘济民 今天午間買的。

田力敏 我怎麼沒看見你買呢？

刘济民 就在你們青年團開會時候我買的，你怎麼能看見！

田力敏 這不得了，沒看見憑什麼向我要？

刘济民 (一下被問住) 那……

田力敏 (猛掙脫刘济民手) 那什麼？這是你自己說的，我沒看見。(笑着跑進裏屋，隨手猛關上門。)

刘济民 (愣住，下意識地擦了一下臉，過去推門) 力敏，你開開，听我說。

田力敏 (內聲) 你在外邊先說吧。

刘济民 (面對着門) 你快把罐頭給我吧！

田力敏 (內聲) 你買那個幹啥呀？

刘济民 (仍對着門說) 我準備今晚和玉年倆喝酒吃，你看我酒都買來了。(回身去取酒，也沒了，一愣，伏身找。)

裏門開，田力敏上。

田力敏 (忍住笑) 什麼酒？拿來我看看。

刘济民 (回頭看田力敏的樣子，明白了) 又是你幹的！

田力敏 有什麼憑據？

刘济民 (回答不出，洩氣地) 行了，不要啦。(回身坐下。)

田力敏 (走過來) 你買酒幹什麼?

刘济民 喝唄。

田力敏 你怎麼也喝起酒來了?

刘济民 人家說喝了酒能變得更年輕。

田力敏 (正經地) 說真的, 济民, 从打玉年這一來, 我們多了一個人吃飯, 這個月我們的預算已經超出了。

這又買酒、買罐頭的, 我看到月底連儲蓄錢都要交不上了。

刘济民 今天這就算是特殊情況, 完了, 咱們再追加預算。

田力敏 什麼特殊情況?

刘济民 你不知道, 玉年从前頂喜歡喝酒了; 搬到了這裏以後, 一次沒喝過, 我總覺過意不去。鳳尾魚、啤酒是他最喜歡的, 我就買了來……

田力敏 你倒真體貼他呀!

刘济民 我們對玉年應該多關心一點。

田力敏 你……(要說什麼, 忽然忍住。)

刘济民 我知道你不太滿意他, 从打一個月前我讓他搬咱們這來住, 你就不同意。

田力敏 我現在還不同意。我們住在工廠裏是因為給夜班患者治病方便, 是工作需要。可是他呢, 一個政治上……(不往下說了。)

刘济民 政治上比我們差嗎? (急去書架上抽出幾本厚書, 一本一本擺到田力敏的面前) 資本論、辯證唯物論大綱、心

理學……這些著作我們讀過嗎？（翻開書）你看人家劃的、看的多仔細！（又合上書）可是你呢，團小組長同志，光讀了幾本理論書就覺得滿肚子是學問了，別自滿吧，騎快馬趕都怕趕不上了。

田力敏（被刺激、激動地）現在我沒讀過的，將來我會讀完的。可是我不是要攆上他，更不是要學他。

劉濟民 你不學他，我學他。一個富家子弟，過去的浪蕩公子，今天能夠這樣用功，不但學會了技術，還努力學政治，這樣知道上進，叫人怎能不佩服！從前住在集體宿舍裏，讀書不方便，要找个清靜地方；我們這房子空着，不應該讓他來嗎？他來了，你不但不歡喜，還說人家在政治上如何如何。

田力敏 政治上如何不是光憑幾本書就能斷定的。馬克思主義不光我們研究，敵人也在研究，可是研究的目的不一樣。

劉濟民 什麼？敵人！你怎麼一下子又扯到敵人上去了？誰是敵人？敵人在哪？

田力敏 現在還很難說。

劉濟民 唉！我真不知道你現在的思想在心理學上得怎麼解釋？（急跑到地圖前，指着台灣）敵人在這裏！我們這是國家的工廠，大家都是為一個目的而從事生產，這叫同志；有的不但是同志，還是朋友，這我們得分清了。

田力敏 對，我們是得分清了。

刘济民 敌人对我们是破坏，给我们带来的是灾难。

(指桌上書)哪个敌人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捫心自問，从玉年来了以后，对我有多大帮助！从前我光知道病理学、解剖学，别的我都不发生兴趣；可是现在他把另一座知識大門替我打开了！……

田力敏 从前人家說狐狸能迷人，我不相信；现在我才知道是真的。

刘济民 (愣了一下，惱怒地)你說什麼？你这……(停住，把激起來的怒气压回去)力敏，我們从來可沒吵鬧过。

田力敏 現在我也不想吵鬧。

刘济民 那麼我希望你能改变对玉年的看法。

田力敏 我也希望你能不光从這幾本書上來認識他，應該再从別的方面想想。

刘济民 屬於政治方面的？

田力敏不語。

刘济民 (又有些忍不住)那我想不好。他的歷史我清楚。我們是同鄉，是鄰居，小時候在一起長大，後來又同学，後來……

田力敏 後來就分開了，他跑關裏去了，三四年沒音信，一直到全國解放才被招聘過來。

刘济民 可是他那三四年都做過什麼，也都跟我講了，不但有事实根据，還有証明人。要不弄清楚，怎麼會分配到这來当見習技術員！

田力敏 什麼証明人，还不都和你一样，明明不清楚，

領導上一問，却挺着胸脯說：这个人可靠，我了解他。也不知你是怎麼了解的？

刘济民 从現在的表现，通过表现看本质，这叫唯物主义。

田力敏 別踐踏唯物主义了。我問你，他那电气技术是怎麼学的？來廠子好幾年了，怎麼还是見習技術員？

刘济民 他沒正式学过工，能当見習技術員已經很不易了。

田力敏 沒学过为啥要冒充？

刘济民 这些他对組織都誠懇地坦白了。

田力敏 誠懇坦白，你給他挑的字眼真好！（稍停）我再問你，五三年七月他上廣州幹什麼去了？

刘济民 看他哥哥去了。

田力敏 从廣州又上哪去了？

刘济民 （回答不出）我……（生气地）你，哎，你究竟想怎麼樣？难道一定得讓他从我們這裏搬出去嗎？

田力敏 現在你想讓他搬走，我还要留他呢。

刘济民 你想怎麼的？

田力敏 （看着刘济民，半天）我也要好好“關心關心”他。

刘济民 （呆住了一下，爆發地）你这究竟是什麼用意呀？我真不明白！这不是明明要把人家从小建築起來的友誼給搗毀了嗎？

田力敏 你放心，我現在还会和和气气地对待他。

刘济民 不是出自真心的和气，更讓人受不了。

田力敏 真心不是乱給的，得分对什麼人。对他……

（停住。）

刘济民 对他怎麼的？

田力敏不語。

刘济民 你……（找不出更恰当的話說服田力敏）哎，由你說吧。

（一股难伸的悶气堵在心裏，來回走了兩趟，停在自己的像片前，看。低沉地）大学畢業，还学会了医術，这都是怎麼來的？

田力敏 （在刘济民看像片時已猜到他在想什麼，這時不加思索地）是朱玉年的爸爸帮助你學費，供你上大学得來的，对不对？

刘济民 （回过身來，半回憶地）我家裏窮，我爸爸是个窮教書的，勉强供我念完高中，再也沒力量供我上大学了。我在中学時候一切升学的幻想都完了！

田力敏 是他爸爸成全了你的志願。

刘济民 （不管田力敏，說下去）他爸爸因为玉年不好好讀書，不断地蹲級，上不了大学，对他很失望。

田力敏 這時候就看上了你，因为你忠厚、老誠，書念的好，就供你上了大学。

刘济民 我不能忘了人家的好处。我困难的時候，人家帮助过我，現在玉年学好了，不需要我們什麼大的帮助；只是在我們这住一住，我們關心一下他的生活，可是就連這一點點情感上的關懷，我們都吝惜，

这叫什麼呢？这叫忘恩負义，这叫自私自利！

田力敏 說的太嚴重了吧。(停了一下)我記得你从前說過，你最初的志願不是學醫學。

刘济民 (愣了一下)不是。可是我最後同意了他爸爸的意見。

田力敏 他爸爸為什麼偏讓你學醫呢？

刘济民 (想了想，忽然明白田力敏要說的下文)嗯？看這樣又要給我開腦筋？

田力敏 因为你太不開腦筋了！你仔細想想，他爸爸那時不光是地主，還開着醫院。他們要用一點很少的代價，把你供成個大夫；然後就把你關到他們醫院裏，狠勁地剝削你，讓你為他們賣一輩子命。

刘济民 這是你自己編造的想法。

田力敏 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地主、資本家不想辦法剝削人，就沒法活下去。

刘济民 可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呀。

田力敏 那是因为他爸爸投机倒把，破產了，醫院關門了。

刘济民 不破產他也不能那樣辦。我們不能讓這些猜疑，把人家的好處都變成陰謀；那樣會讓人罵我們不仁不義。

田力敏 你呀！（走近刘济民，指點着）我看你是讓小時候幾年私塾和你爸爸的教育把你害了，舊道德把你眼睛都蒙上了！

刘济民 你忘了我是学科学的。

田力敏 你那根子太深了，你倒真应该好好学学馬列主义，再用社会科学改变改变你的腦筋。（指桌上朱玉年的照片）可不是和他学，那就会走到邪道上去。

外面樓梯响。

刘济民 （急止住田力敏）嘘，他回来了。

田力敏 （听）不像他走道的声音。

門開了，老刁上。他穿着一身有補釘的衣服，但洗得很干淨。頭髮像似有兩月未剪，很長，臉晒得很紅，也不常洗。他動作很遲鈍，說起話來也不太連貫，有時嘻嘻地傻笑。乍一接觸，真像个受过苦的工人。可是当你認真一觀察，就能看出一些破綻，例如：他的眼睛很亮，有時還很快地轉動幾下；說話一般都是很慢的，但在情急時，却說的很快；有時還加上手勢，伸出的手叉不大，手指頭細長，不像从小就勞動的手。但這些，他都不輕易往出露，不是有心人不會發現的。這時，他站在門口，顯得很拘謹。

老刁 （对刘济民哈哈腰）刘大夫，那个朱技術員在家不？

刘济民 他下班後就出去了，大概快回来了。你找他什麼事？

老刁 （像似不太好意思地）那个……他說借給我一本書看看。

刘济民 什麼書？進來坐吧。

老刁 （往前走了兩步）是那个啥來的……（撓撓腦袋）是，是叫那个把啥來的？（忽然地）对了！是“把一些給党”。

刘济民 （明白了）啊，“把一切獻給党”。

老 刁 对，对，是献给党，是献给党。

刘济民 （善意的微笑）你坐下等等，我给你找找。（去书架前，伏身找。）

田力敏 你请坐吧。

老 刁 嘻嘻，不用，我站惯了。

田力敏去写字台上拿过一支烟来。

田力敏 （递给老刁）请抽烟吧。

老 刁 （用手一挡）不，不会抽。

田力敏注意地看了看老刁的手，老刁很快地缩了回去。

田力敏 （稍停，很随便地）他那还有些别的书，你不看吗？

老 刁 啥书？

田力敏 有小说，还有哲学，还有……

老 刁 哲——学？讲啥事的？那个热闹不热闹？

田力敏 （不直接回答他）你有几年文化？

老 刁 （不好意思地、歉疚地）嘻嘻，总共才念两年半书，还都就饭吃了；这二年跟大伙念厂子里的夜学呢。这会，念报纸“半拉喀啷”的，总算能对付下来啦。平常总想找两本书看；那天，朱同志说他有本好书，不但能提高文化，还能让思想进步。我怕念不下来，他说有不认的字，他教给我。……朱同志这人可太好啦！念大书的，可是没一点架子，可疼人啦！

田力敏 （微笑着）是很好啊！

刘济民 （从书架前站起）没有。（对田力敏）你看见没有？

田力敏摇摇头。

老刁 那我走啦。

刘济民 你在这等等他吧。

老刁 不用。等会我再来吧。(又对刘济民、田力敏哈哈腰，小心地關上了門，下。)

田力敏 (目送老刁下去後，对刘济民)你認識他嗎？

刘济民 不太清楚。

田力敏 我可認識他。他姓刁，是廠子裏的雜工。哎，你看他像不像个知識分子？

刘济民 (愕然)我說你是怎麼啦？方才你还和他談过話，他已經明明白白告訴你啦，甚至認多少字都和你說了；不但这些，从言語、舉動上看，哪點不都說明他是个淳樸的工人！

田力敏 你注意他的手沒有？(伸出自己的手)就這麼大，手指头快赶上我這麼細了。(举起手來)这像从小就勞動的手嗎？你再看他那眼睛……

刘济民 哎呀！你是不是有毛病啦？这簡直像小說裏的偵探啦。(走近田力敏)你怎麼对人家的手和眼睛這麼感兴趣呢？

田力敏 我感兴趣的是事实。

刘济民 (又有些气往上冲)事实是人家來借書，人家要學習，这証明玉年不但幫助我，还幫助羣众，还联系了好多工人，这正說明玉年在政治上的進步，更加深了我对他的認識；也正是我，还有你——团小組